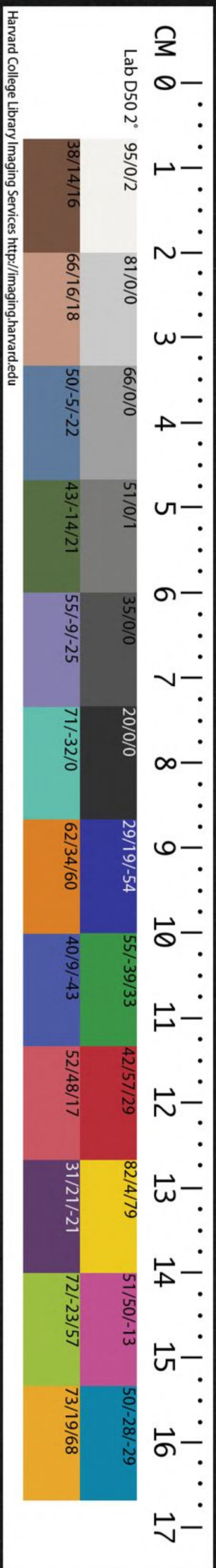


19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FEB 8 1943

T2720/7914D



皇明通紀集要卷四十四

大學臣江旭奇訂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三月

吏科倪思輝敬陳修省實政一請下恤民之詔一請
下求言之詔

兵科蕭基劾閱臣姚宗文失策者三冒罪者五

海州吳金
祖叛

海州吳金祖叛金祖的名劉光先偽名吳金祖又名

吳太真以斥逐么弁鼓煽無知乘南衛空虛盜名逞
亂焚屋殺人劫屯攻堡鎮守李光榮討平之

浙江巡按彭鯤化上言首藩人才最多解額宜加乞

皇明通紀 卷四十四
添三名，滿足百人，以光文治，章下所司。

御史周邦基奏議用人宜慎其初，用言宜核其實。

兵部奏請軫念陣亡諸臣，奉 聖旨是。遼左覆軍陷

城，文武將士捐軀死事，義烈可嘉。這陣亡官兵人木

屢奉皇恩，慰諭趨行褒卹。既經敘奏，宜霈渥恩。劉綎

以原官左都督贈少保，王宜贈少保，升左都督。各襲

升三級，仍廕一子。本衛指揮僉事世襲賜謚立祠，加

祭塋，葬杜松贈少保左都督襲升三級，仍廕一子。本

衛正千戶世襲立祠，加祭塋，葬趙孟鱗、馬林，各復原

職，贈二級。襲升二級，從祠附祭。潘宗賢贈光祿寺卿

廕一子，錦衣衛百戶世襲賜謚立祠，附祭。董爾礪、張

文炳俱贈按察司僉事。廕一子入監讀書，從祠附祭。

江萬化、麻巖俱贈都督同知。襲三級。黃越、于守志各

伏原職，贈一級。襲升一級。李等二十員俱贈都督僉

事。襲升二級。喬一騏贈都督僉事。襲升四級。與本衛

實授百戶世襲俱從祠附祭。鄒備賢等三百九十二

員各照本職上贈二級。襲升二級。馬時楠復原職，贈

二級。張奇策等三員各照本職上量贈一級。何懋官

等四十三員各襲升一級。萬邦寧等四十九員各量

升一級。朝鮮將官金應河等八十一員移文破格從

軫念陣亡諸臣

厚贈錄其軍兵丁夷俱照數行各鎮優卹祭榮以慰
幽冤。

遼東巡按張銓飛騎奏曰奴賊戴鈎梯傾巢而來于
十一日夜半度渾河深入十二日攻犯瀋陽二十三
日已被賊寇陷矣。

兵部衙門接出 聖諭朕見近日風霾時作日光晝
晦朕心深切警惕昨日覽遼東巡按御史張銓塘報
奴賊攻陷瀋陽遼城萬分危急該鎮各地方文武各
官職任封疆全無備禦踈防怠玩應援各將擁兵結
營自固坐視陷城威令何在姑都着策勵任事兵部

便馬上差人傳與經督撫按各官作速挑選精銳兵
馬各陳方略相機拒堵務保萬全如有仍前坐視的
卽以軍法從事河西并閔內各路守禦應援事宜一
體申飭邇來小臣議論煩多無裨實用大臣止畏譏
彈不任勞怨紛紛杜門成何國體輔臣一燝尚書李
汝華都着卽出視事無介浮言。

聖諭適覽遼左巡按奏報瀋陽已被東夷攻克奉集
旣孤遼鎮益危目前防禦應急長策着廷臣作速會
議具奏一面行文經督撫按各官集兵防守聲援牽
制一切事宜相機從事戎政尚書并兵部添設侍郎

皇明通紀卷四十四
三
作速催來到任。餉務方急。尚書李汝華。卽出料理。不
得藉口。侍郎毋致推諉誤事。工部買辦硝磺。陸續運
解。無誤。急需封疆事。大小臣工。同心體國。各抒籌
畧。其濟時艱。故諭。

御史江秉謙。驚聞遼陽垂危。敬陳備禦之策。曰。今奴
賊攻陷瀋陽。指臂斷爲兩截。而奉之岌岌。可知。潘奉
潰而賊直中于遼之胸背。環遼之岌岌。又可知。事勢
至此。誰職其咎。因痛念曩時。楊鎬失律。喪師開鐵淪
沒境。無堅城。人無固志。當日情形之危急。誠有百倍
于此時者。乃熊廷弼受命田間。倉皇赴召。四方

廷弼才識
膽畧大過
人

之征調未集。士卒之膽落未定。甲馬器械。無一可恃。
而廷弼出萬死不顧。一生單騎。從數千弱卒。出關。猶
復收拾餘燼。城守經年。令奴賊終不能得志。如今之
躡入者。何前此垂危之遼城。賊反不知其所攻。今此
堅備之瀋鎮。我反失其所守。則廷弼之才識。膽畧。有
大過人者矣。使廷弼得安其位。而展其雄抱。定不致
敗壞若此。然前論廷弼者。猶曰。風聞不失爲存遼過
計。至今勘核已明。而復以橫據之私意見。抹殺天下
之公是非。逞紙上雌黃。蔑國家之利害。寧壞朝
廷之封疆。必不肯釋胸中之畛域。寧甘心以遼陽與

奴賊必不肯平氣以議論寬勞臣今日之事何不持一疏以退虜耶奉 聖旨這本說熊廷弼才識膽畧過人有保守危遼之功郭鞏昨說他是罪有無私意着大小九卿科道官作速從公會議具奏

遼東巡按張銓奏請恤忠魂治懦帥疏曰遼陽圍急陳策童仲揆二將尚在遲疑裨將周敦吉欲直前薄賊謂與瀋陽兵內外夾擊可以成功即士卒亦踴躍爭先阻之不聽及知瀋陽一陷諸將益憤激曰我輩不能殺賊救瀋在此三年何為石柱司秦邦屏遂先率兵渡河諸營繼進兵既渡河營陣未就而虜以鐵

騎四面撲攻諸將奮勇撕殺斬賊落馬者二三千人賊却而復前如是者三後虜益衆諸軍饑疲不支遂被衝殺吳文傑周敦吉秦邦屏皆戰死當川兵渡河時朱萬良姜弼之兵去渾河不過數里觀望不敢遽動及一與賊遇即披靡不支軍四分散經畧表應泰忠心為國竭力籌邊死生既已早忘利害詎能逆覩但既任疆場之重寄宜效安攘之定謀而一月之間失堅城覆裨帥殺名將使遼陽有累卵之危則有不

得辭其責者日月恐不相假桑榆猶或可收此在皇上酌衆論而獨斷之也奉 聖旨覽奏川浙兵將

戰沒奉集各兵撤回遼陽勢益危急該鎮文武各官
 協力守禦撫定人心務保無虞陣亡川浙諸將血戰
 捐軀不必待勘着即加褒錄各將一體優卹守營并
 收集各兵立營團練俟另調水土將官統領朱萬良
 等臨陣退縮着先革去職銜戴罪立功袁應泰矢心
 殫力調度不前仍着策勵任事山海海蓋各緊要地
 方集兵設防其督撫移駐事宜該部一并作速議奏
 科臣蕭基論列人才品題有三法衡其言而肝膽見
 衡其人而才品彰衡其時而物情平銓次亦有三法
 優老勸忠在加銜提携拔擢在超級安頓洗滌在本

蕭基論品
 題有三法
 銓次亦有
 三法

等

起鮑應鰲祠祭郎中劉宗周儀制主事高攀龍光祿
 寺丞

兵部奏言遼陽存亡未卜河西救援宜周奉 聖旨
 遼左望援甚亟先遣兵將及昌鎮挑選兵俱着侍郎
 張經世催督星夜出關策應京營事務暫着戶部侍
 郎臧爾勸管理宜鎮等五處領兵移駐聲援該部知
 道卿等仍悉心籌畫務保萬全

遼陽陷內閣揭報奉 聖旨覽奏知遼陽失陷旬日
 而克兩堅城未聞拒堵片時該鎮各官平日撫馭乖

方人不用命。深可痛恨。卿可傳示總督文球。巡撫薛國用。用心料理。倡率忠義。死守危疆。以安內地。先是奴酋于十九日至四里舖。按臣張銓登城指揮兵將。經臣袁應泰親自出城督戰。兩軍相當。互有勝負。經臣夜宿營中。二十一日。賊擁砲車過河。在東山結一大營。官兵陣于東城外。相對發放火器。官兵不知賊。遂以步兵攻小西門。經臣急退入城。與按臣東西分疆。嬰守。又出各監軍。催督各將領合力救援。監軍牛維曜從小南門突圍。被賊砍射落水。扶傷而走。有馬達賊攻東門。兩處夾攻。火器幾窘。殆不可為。經臣按

經臣登樓
引刀自裁
按臣罵賊
不屈死之

臣與分守道何廷魁三人在東樓共欲慷慨赴難。經臣曰。秦不才。微尚方寵靈。固誓以身許。按臣無闕外責。尚可收拾餘燼。為退守河西計。秦死且不朽。聞各門并攻益急。三人復分城死守。至酉時。小西門火起。夷賊先登。遂有內應開門以延之者。城內大亂。經臣知勢不可救。登樓引刀自裁。按臣罵賊不屈死之。守道何廷魁視其二女。二妾投井。而後從之。監軍崔儒秀自縊于都司堂上。比曉。賊酋始入。人皆剃頭隨順。夷人乘機劫奪。大半裸體。婦女辱不堪言。多縊死者。又遣叛將金玉河領千人南至海州。傳諭歸順。而人

獨東山礮
兵與南衛
堅不受命

視武弁不
管奴隸

民已先剃頭待矣。獨東山礮兵與南衛堅不受命，有剃頭至者，群擊殺之。

兵部接出 聖諭國家文武並用，頃承平日久，視武弁不啻奴隸，致令豪傑解體，志士灰心。今邊疆多故，東夷洊食，大風猛士，深軫朕懷。卿部便張掛榜文，通行天下，凡山林草澤之間，有素懷忠義，夙抱韜鈴，膂力過人，猿臂善射，可效一旅之用者，在京赴兵部報名，在外赴撫按衙門驗實，津送來京，朕皆不次擢用。卿再查祖宗舊制，文武各有職掌，互相彈壓，不得仍前牽制，庶展豪傑之用。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特諭。

奏發帑銀一百萬兩，給付兵部等部，以佐急需。務期實用，不得仍前冒破。其用過銀兩，仍開註具奏。

吏部都察院接出 聖諭朕惟朝廷設官，各有職業，豈容曠廢，棲遲家園，成何國體。朕冲齡嗣位，方期大小臣工，靖共修職，而因循若此，豈朕委任責成之意。爾部便查升補未任官員，照水程勒限，催他到任。有違限的，照會典例查叅。有官品未崇，例不疏辭的，通政司不得代為封進。本章致滋瀆擾。其兵部左侍郎張鶴鳴代歸，已久奉溫綸，止知畏避人言，不顧君臣大義。兵部左侍郎熊廷弼功著存遼，朕已洞鑒朝議。

僉同特茲起用方今奴酋游食狂逞忠臣義士豈無
枕戈擊楫之思爾部便馬上差官齎勅前諭本官仍
着彼處地方官登趣即日就道如不顧君命堅臥託
辭國有憲章朕不敢貸併升任尚書許弘綱侍郎王
在晉祁伯裕奉命已久都着催促前來任事不得仍
前延緩故諭

欽限各官到京水程張鶴鳴四十日祁伯裕二十日
熊廷弼五十日王在晉已就道令其疾馳任事

添設職方司主事二員范鈞耿如杞

起倪斯蕙太常少卿徐時進南光祿少卿王宗泰尚

寶少卿王之宋刑部浙江司主事

贈王湛初太僕少卿

四月

以李宗延爲右僉都御史協理京營戎政

監軍王化貞具揭稱賊剋遼陽自河以東望風歸附
惟礦兵南衛不從奴欲除心腹之患然後爲進取計
若此時有兵三萬在河上奴必不來所慮者邊外河
淺可塞裳而過然巴兔糝化適當其中我能啗以利
虜與我合奴何敢越境而至此時奴虜已有瑕隙因
昨奴取遼陽所分者少因相爭殺如前日宰賽故事

正可間也。若奴悟而使虜屬厭，必無幸矣。此時須兵三萬，可以暫救目前，無奈出閔者托故不進，奉命者出閔無期，朝廷儲將養兵亦安用之，真可爲痛哭流涕也。

元輝殿選中貴人三位：中宮河南祥符縣監生張國紀女、母陳氏；東宮大典縣民王學長女、母李氏；西宮南京鷹揚衛舍人段黃葵次女、母蕭氏。

禁發抄軍機。

吏部都察院接出 聖諭：朕惟遼患日迫，內地防禦所在需人，招選兵將，乃今日急務，該部宜遵諭，豎旗

掛榜，卽日舉行，收到兵將三日一類奏，糧銀卽于前帑發銀內酌給，其操練營軍編派保甲，緝獲奸細，修城挑濠，守禦器械，碗砲火藥，已奉前旨，各有專司，限十日內完備，違限的部科參治，封疆太事，主持專在朝廷，當事大臣務要忠心體國，不得瞻顧人言，職掌利害，豈有不知，何乃漫無主持，依違悞事，科道官條陳，雖有職掌，然議論不一，事難舉行，且戶兵二部尚書、兵馬錢糧責任重大，動輒輕議去留，致令掣肘無心，國事耽悞，卽如熊廷弼守遼一載，未有大失，換過表應泰，一敗塗地，當時倡議何人，扶同何官，將祖

宗百戰封疆袖手送賊若不嚴核痛稽何以懲前儆後該部即將熊廷弼更換緣繇及參論各官詳開來看爾內外大小臣工各宜洗濯肺腸一心君父共佐時艱如大臣畏忌薄視朝廷小官不恭淆亂國事朕時雖冲年嗣服祖宗列聖具有刑章朕豈敢以姑息從事諸臣慎之戒之特諭

湖廣道方震孺條陳緊急軍務一寧前道王化貞甚得西虜情形速宜加僉都職銜令其便宜行事與薛國用一同守河西等處一兵事急如星火凡東事本章求 皇上隨覽隨下一兵事旁午本章甚多閣臣

宜取翰林官四員分閱擇緊要者貼浮票以便觀覽一要緊軍務不必從部議覆閣臣徑自票發責成該部以省稽遲一速遣科道官十數員分道募兵一大工宜暫停止一巡城練兵御史先募京城之兵一以收驍雄一以散奸棍一遼陽不守海運難行當併力陸運一練兵少詹徐光啓向任天津卽刻取回以製火器修敵臺一自通州至山海關一帶口子或某地應防某地應築某地可埋伏某地可結營宜勅少詹事徐光啓往相度之立限回奏一京師自山海關當十里設一報馬以速探哨一京軍夏糧合于通州支

放一以留京食之積貯一以散通倉之儲胥卽先臣
于謙燒通州倉之意也一遼事緊急京官紛紛送家
眷驛遞苦累人心洶洶宜頒行順天撫按驛遞不準
應付一城外向無車砲當卽日做起以上諸款皆求
其直捷可行若再候部復彼此相推恐奴酋不能待
矣

湖廣道賈繼春奉

旨回話奉

聖旨朕以冲年

皇考見背仰體在天之靈禮敬選侍其移宮一事
大小臣工連章奏請始末情節舉朝共知毫無異詞
獨賈繼春首倡邪說捏造李選侍雉經皇八妹入井

播煽流言誣詆朕躬若不窮究分明何以傳信天下
後世繼春奉旨回話初次只一揭朦朧再次遮飾支
吾朕欲逮他來京面質虛誣今自認風聞無影顯是
明肆捏誣供招定案本當拿問處死念輔臣奏請繼
春認罪情詞可憫姑從輕革職爲民永不叙用
命右僉都畢自嚴駢札天津備兵防海兼理糧餉王
國禎駐劄通州督護漕儲招兵練士
刑科董承業敬獻目前至計奏曰遼去而金伏海蓋
不必言矣爲今之計緊關要地惟有三岔河口一帶
尚可堅守而將卒器械安在臣愚見淺劣有十議焉

皇明通志卷四十四
一議嚴守薊密等處一議招天下總兵副總兵守提
應襲及各衛所空閒指揮千百戶舍人等官願赴兵
部聽用者果有一長可採卽推守提等官赴兵部戎
政聽用一議見任京營副參坐游各有家丁總督及
巡視科道親自查驗如不堪用輕則罰俸重則革任
一議錦衣衛原額營行步兵二千馬兵一千馬一千
七百今已影射無存乞 勅令錦衣衛印官照舊查
明令廉勇世廕官一二員統之以備防衛護守一議
調莊浪衛魯都督原額家丁三千名以備出關之用
一議再調南兵一萬再調南京江防等營水兵數千

刻期赴京分任通州昌平密雲以壯鼎峙之勢一議
調延寧甘固之軍一萬五千發赴通昌平密雲三處以
爲根本之倚重一議太僕寺馬匹各處解到俱矮小
不堪備用合宜改折馬價解京擇委本寺官一員往
宣大山西招商易買解京一議器械火藥務求堪用
一議罷內市以清奸細

續考選科道

添設薊州兵備起邢慎言任之

嚴趣添注五府京營諸將到任

遣主事周鼎催兵山西宣大錦衣指揮張茂中往通

皇明通志卷四
州天津萬邦孚往宣大山西招募精兵

兵科明時舉上言當事日玩一日人心日懼一日謹
籌及時之劑惟 聖明採擇一議覓謀士遣名將問
道登萊廣昭捷卒督見札水兵掉舟浮海直擣奴穴
一議下密檄遣使臣以利害動朝鮮約策應舉事一
議聽王化貞便宜以結西虜中書舍人郭萬程投揭
願往義氣可賞合宜聽彼就道同化貞商酌行之一
議止調薊兵以固根本一議招義兵一議撫臣督兵
移鎮一議大臣司餉當速移侍郎李長庚入京綜核
此事一議下嚴旨守催望臣以安人心一議急清水

道以備深池之用一議恢使過之門一議整理山海
一議分兵防守諸路自山海以北石門路所屬黃土
嶺一片石大毛山義院等口皆與遼東接壤宜令添
兵防守嚴責該鎮撫臣一議調勁兵日者調四川土
兵是也乃甘肅兵廣西狼兵俱驍悍可以吞奴當並
議調用一議招兵以上諸款或擬之使不吾犯或備
之使不吾乘雖一得之見實應症之藥也

勅薊昌等處援兵俱着照原數督發策應毋得互分
彼此推諉誤事罪有所歸

初八日卯時奏告 天地 宗廟遣公侯張惟賢朱

純臣李成名行禮奏告大婚也

山東巡撫趙彥奏曰金伏海蓋原無重兵卽有兵亦不能守賊繇蓋州而絕糧道再或繇旅順而繞登州登萊危急不啻然眉今准部文調副將沈有容統水兵三千赴天津則登萊二千里海口與酋共之誰爲防守今廟堂之上止知遼左不守薊門天津逼近奴酋有剝膚之患不知登萊盈盈一水兵可以運糧酋卽可以窺犯旣無重關之險又無大兵之防其關係國家安危不在山海下也沈有容應否赴調天津再乞裁酌

修山海城

升鴻臚寺少卿張國紀中軍都督同知妻陳氏封夫人

叛臣黃衣伏誅

叛臣黃衣伏誅衣廣寧人原任通判奉經臣委收糧于遼遼陷不死乃剃頭投降甘心臣虜逆芳引見奴酋酋以大紅蟒衣之與騾一頭同三僕送出招遙過市觀者如堵蓋明以其身爲招又陽用而陰圖之也撫臣捕得之與其僕黃春李四余仲義并梟于通衢人心大快

逮原任監軍道高出御史劉廷宣專疏劾之奉聖

逮監軍道高出

旨遼臣失陷監軍官不能效死且唱為棄城啗虜之說公然投遞印揭搖惑人心蔑視國法若使人皆效尤封疆何賴高出着錦衣衛差的當官旗棍解來京究問其餘道將姑着戴罪立功自贖該部仍分別具奏

今日急務
惟朝臣和
衷而已

刑部右侍郎鄒元標疏曰臣謂今日急務惟朝臣和衷而已朝臣一和天地之和應之何論事論人者各有偏見偏因迷迷生執執而為我不復知有人不復知有人禍且移于國此不和之流弊也今論一人當惟公惟平無遽搖筆端論一事須懲前慮後無輕試

耳食以天下萬世之心衡天下萬世之人與事議論未嘗不平風波未嘗不息國家享寧謚清淨之福願諸臣深維焉臣意急在用人各處添設巡撫諸臣言之矣然臣所知者如徐宗濬不動聲色功在邊塞李邦華赤心壯猷宜當破格諸臣業舉之矣熊明遇劉憲寵陳大綬周起元皆一時偉望今已推升臣所知則有南京戶部尚書汪應蛟邃學沉機通政吳可達端簡純誠大理丞余懋衡丹衷石畫副都御史劉曰梧剛方正直應天府尹徐必達壯達弘猷太僕寺卿周士登學明正宗光祿寺卿蔡獻臣冲襟實學副使

皇明通紀卷四十一
馬孟禎澄清爲志布政蕭近高恬約自如宜在左右
以借前籌此外如磊磊落落慷慨力能任事之岳元
聲曉暢軍務之申用懋老年壯猷半生未竟之李綰
可備急使此臣所知者他未知有諸臣舉所知在用
人急矣不大破常格謏謏拘拘欲豪傑我用不可得
也而最當豫籌者當先定勤王之着順永保河真順
廣大八府青登萊濟東兗六府宣府大同河南等府
其去神京宜計道理遠近剖符與之約聞警如期
而至統兵山東則以董可威竇承武督促至內八府
則以李思孝督促至山西則以季植督促至以郡縣

方面功大者逕升京堂方面升巡撫巡撫有功者許
以通侯之爵不靳爵者人主所以激世勵世之具也
賞旣隆重何人不願舍身謀國哉必有超距而踵至
者練兵在內諸勤王者各在外環而攻之令彼隻輪不
返皇上高拱聽凱歌何疑

刑部右侍郎鄒元標續陳未議一日拔茅人才少有
少用老有老用長有長用短有短用聚衆短以成長
正大臣事臣見天下有可惜之才無可棄之木願各
盡融先入無以掄才地作選佛場臣拭目以俟一日
闡幽夫人在蓋載中有志在謀國遭世忌嫉不遂而

死者有力擔疆場見有未申不得志而死者雖有遇
不遇總之皆盡臣也 陛下麗日當天用能順天休

命陳人枯骨何須推敲一轉念間朽骨回春矣一日
遼餉頻年奴酋爲難新餉雖苦未有如再加之苦者
處處剝皮人人吮髓諸臣以國之苦爲苦未暇爲小
民計小民以身家之計爲計何知爲國計兩不相謀
宜兩受楚然民爲邦本鴻雁嗷嗷可懼也議者謂當
復稅顧二十年海內翹跂者止罷稅一事今 神宗
光宗及我 陛下慨然下明詔深山窮谷歡然更生
一旦復行 先帝與陛下明詔謂何願計部早爲區

當以富強
爲仁義

處或九邊巡撫各處巡鹽助一年公費或各區土司
各倡義助實環海宇如生之日也一旦理財昔王安
石在宋汲汲以理財爲第一義衆皆訟之不知此迂
儒見也戰國富強故孟氏以仁義爲富強今 國家
衰弱又當以富強爲仁義各疏有屯田鹽法水利今
議屯田者其說有二有開屯田者在鎮臣能開墾者
升之有清屯田者以本衛之官清本衛之田則固無
不清也鹽法在于專任之中行超遷之典如課不克
不得交代課克而別無異議行超遷之法卽諸臣人
人奮勵矣水田今西北水田有享其利者當明不宜

皇明通紀卷四十四
一八
行之太驟致旁囂四起今宜行有司以漸而行人孰
不懽開粒食之隙令污萊不闢也舍此三項言理財
卽桑孔無以籌矣一日振武說者以爲奴酋強又曰
滿一萬不可敵此不足信也倘不敵我太祖何以驅
馳中原奴酋何以安置旁塞成祖何以入塞兩月
不見一虜而還臣以爲非不可敵中國之失算也兵
法百里趨利蹶上將深入奴巢皆自坐敗局臨敵易
將兵家所忌彼着着勝算此着着敗道取因固宜臣
又以知酋之無能爲也來也炒米而來破開原挑米
而歸倘能以官兵守內勤王兵攘外必令隻輪不返

矣說者又曰無將臣以爲非無將也將不在武官而
在文臣今士大夫袖手談文墨語及兵事茫然張口
卽有談者又衆咻之其人多跣地不羈又過求之武
何繇振也臣愚謂兵科兵部諸臣時各從曠野習弓
馬各科道各部英果之士亦各結社角藝文而武武
而武陛下擇日大閱射者賞中多者優擢大破常
格朝中如是各邊如是武將自然挺出矣一日驛遞
夫驛遞之苦自昔爲然于今稱甚士紳得夫得馬亦
是國恩又復折乾此何說也徒知爲家庭飽奴僕
不復爲朝廷體赤子必如范濂上疏力參者吏部

查其人參處 庶幾可挽。又曰保泰有四，其一在簡，其二在儉，其三在和，其四在厚。上曰續陳諸款，具見有用實學，該部一并議行。

罪援遼逗遛鎮將王威達奇勛，

贈恤先朝講臣焦竑，

命科道尹同臯等分營簡練，

起李茂檜儀制郎中，

兵部奏獲奸細奉

聖旨，這捉獲真正奸細，供吐既

明，着便公同法司處決。臬示有功員役，依擬給賞紀錄，餘黨上緊嚴拿，仍移文附近地方懸賞緝捕。務在

盡獲據供，從一片石進入防守宮軍，如何慢不盤詰，并各緊要關隘，該部通行申飭，如有疎虞，一體治罪。防西虜時，伯酋糾合各酋，聲言挾賞，暗圖搶犯，故嚴備之。

添設司屬官員，刑部主事萬燦，調工部營繕司王登庸，改屯田主事，

改遼東同知李增，山海管糧

以主事耿如杞，協理職方，鹿善繼，葉震生，管題復本章，

起用謀勇將領，本兵題薦杜光宇，顧尚文，張成憲等

大勢急着莫如收拾人心

山東道汪泗論上言謂今日大勢急着莫如收拾人心以圖恢復宋人有言土地歸本朝金帛將安往又曰人心歸本朝土地將安往臣未嘗不歎其根本要害也自遼瀋失陷河以東抹血心灰河以西聞鞏股栗且將有金湯不足恃則遼之人心宜亟收也京師五方雜處祖宗為巡捕設營今日營兵非惟無緩急之倚而且有倒峽之虞祖宗為巡視設城今日城役非惟無畫一之守而且滋挑激之擾則畿甸之人心宜亟收也年來遼餉之議日增月益今海內之力殫而人心且搖搖莫適以農則東稜西旱此儻不

講以商則包採輸權織造倍蕪窮愁轉令莫展難必不反其常則山澤之人心宜亟收也數日來事勢急若然眉而運籌尤不事事其行者或以當機而發于遲緩其未行者或以鑿枘而疑于叵測為悠悠為泄泄廟堂既無截鋏斬丁之法令中樞又乏追風逐電之神情徒使壯念空銷熱心漸冷何以令群臣相救如左右手則同朝之人心宜亟收也臣嘗觀史昔晉之壞不在太康之離亂而在太始之清談有宋之壞不在靖康之蒙塵而在熙寧之新法大率國家之議論多而責成之調停多而振刷之體面多而直截

之伏乞 皇上與二三大臣務求其所以收拾之者
兵部上言國法未伸奉 聖旨邊事艱危卿職司本
兵正宜殫力盡心調度徒爾請死何為各督撫等官
奉命調遣已及一月尚無一兵出關顯是蔑旨抗違
不顧國家利害本都當建治姑着在俸戴罪督催兵
將勒限赴援仍報起程日期有違悞的定以軍法從
事李瑾近報援兵一萬二千名爾部查果否督發如
查稽延仍從重議郭增輝托故逗遛律干軍紀着錦
衣衛差的當官旗拿解來京究問該衙門知道
遼東巡撫薛國用以病辭免參議王化貞代之

詔加解額兩京五名大省三名中省二名下省一名
以龍飛首科也

奴首窺河

奴首窺河

兵部請死
戰諸臣恩
典

兵部請死戰諸臣恩典奉 聖旨是遼瀋陷沒撫按

道將各官捐軀赴難忠義節烈良可愍嘉據奏議確
宜沛恩卹張銓贈大理寺卿賜謚廕一子錦衣衛指
揮僉事世襲賜祭立祠塋葬尤世功陳策贈少保左
都督襲升三級仍廕一子本衛指揮僉事世襲賜謚
立祠加祭塋葬崔儒秀何廷魁俱贈光祿寺卿廕一
子錦衣衛實授百戶世襲賜祭立祠童仲揆贈都督

同知襲升三級立祠張名世吳之傑周敦吉復原職
贈三級戚金鄧起龍秦邦屏俱贈都督僉事襲升三
級從祠附祭陳堯甫段展俱贈按察司僉事廕一子
入監從祭內秦邦屏係土官秦氏特加二品服色給
與應得 誥命子馬祥麟授指揮以示褒錄一門存
歿忠義之意陣亡主客官兵除行原籍優恤家屬仍
從壇祭以慰忠魂其餘死事大小各官續查的確一
體恤錄

遼東參謀布衣張思任奏言目擊艱危疏曰原任遼
東經畧袁應泰過採人言題臣以布衣參謀軍前臣
乃于二月初十日戒侶星馳輕裝疋馬以二十一日
馳至小凌河是夕二鼓得報知遼陽陷矣經臣死矣
臣仰天痛哭誓不欲生又竊念臣爲經臣而出經臣
死臣莫適爲主矣臣死何益不如留一身以圖報稱
裹革有心殘軀無用敢不披肝瀝膽爲 皇上陳之
臣身在逃兵中遇瀋問瀋遇遼問遼其敗狀頗悉有
爲瀋陽之剋李永芳兵未入城而賀世賢先開門殺
出徑奔西門所遇兵民無不欲殺者有爲瀋城外備
火器以拒奴兵賀世賢以保城爲名盡拘砲手入城
不許輕放者有爲瀋城旣破川兵扎營甚堅李永芳

得我火砲手親什其縛人賞予金卽用以攻川兵而川兵無不立碎者有爲奴兵結陣前一層用木板約至五六寸用機轉動如戰車之制以避鎗砲次一層用弓箭手次一層用小車載泥土以填溝塹后一層仍用鐵騎人馬皆重鎧待我火砲旣發突而出勢若風雨又有一種達子赤身戴盔用爲左右翼殊死敢戰人莫能當者有爲奸賊慣用奇兵前驅佯北以誘我師已而伏兵四起無不奔潰奉集堡之役火砲所傷不過前驅百十遼民奴兵佯退以驕我而我遂張皇報捷大爲其所笑者有爲遼城旣破李賀二叛將

並轡入城李賊坐都司衙門賀賊坐經畧衙門李賊將隨身榆林家丁血戰有功者盡誘殺之以防後患而獻城之生員無不駢首就戮者有爲李永芳傳語遼人去者不畱住者不殺西人去者不追住者必戮以故遼人開門納虜甘爲逆黨者亦有爲奴賊先年打造船隻養南人爲向導今將振刷船隻南犯登萊西犯天津扼我餉道水陸並進者以上數款衆口一喙訊問相同非道路訛轉之比也以臣之所見言之遼左殘兵有墮指者有斷臂者有頭負重鎗者有背帶傷痕者傷殘之狀觸目傷心腥血之臭撲鼻載路

日則放騎求食。夜則並馬結營。招之不從。止之不聽。至今皆堵塞關門。又復闖入廣寧一帶。以及諸堡。朝猶城市。午已爲墟。有父失其子。有夫失其妻。三三兩兩。哭而雉經者。有捨捨攘攘。乘勢劫奪者。總之草木皆兵。鷄犬無跡。卽欲繪流民之圖。寫亂離之狀。恐不能摸寫其十一。可痛也。西虜乘機挾賞章。兔欲堆盈甲于教場。狡酋欲停妻柩于官舍。每通事一到。我之將皆甘言過禮。奉之惟恐不至。人言向歎賞之事。有名無實。賞布一疋。僅三五尺。賞銀一兩。止二三錢。以故西虜無不懷恨。又見東夷得利。窺我虛實。一則人

起貪心。一則目無中國。蓋西虜之情形若此。可恨也。所見營兵營馬。每數十百里設守衛一員。兵不滿千。馬纔強半。一旦聞警。有人無馬者。十之五六。蓋一馬之料。日食九分。而今半且不及。又差煩累重。每兵求一飽不可得。何暇飼馬。驛馬歷數站而不爲更換。經三日而不與芻料。半體無毫。無不大瘡者。皆有養馬之虛名。而不得一馬實用。可惜也。運糧之車輛。牛驢官買者。盡爲烏有。民間一息僅存。敗穀債轆。沿途狼籍。火器兵仗。悉棄道傍。不惟費財。亦以借寇。可惜亦可恨也。臣見河西將領。與議戰守事宜。皆云此間將

士。虺弱如鬼。甲仗不完。聞奴風聲。皆已膽落。一有緩急。不死卽走。且二百里之間。逃竄成群。流亡滿目。至有不逞之徒。明言願效遼人。獻城保全妻子者。可痛亦可懼也。臣持原行符驗。得入關門。關外殘兵哭聲震天。怨氣載道。而總兵皆以出關爲死地。如牽牛入屠肆。步步迫死。不惟無鬪心。且無生氣。將安用之。入關以來。光景消索。旗幟不見一新。烽堠幾于斷絕。空地消條。人民逃散。臣投宿逆旅。主人一家百口。頃早臣行。而人主亦孳家行矣。臣冒死。執痛入都。以爲輦轂之下。不知如何。戒嚴如何。振刷而當事之議論日

煩。畿輔之單弱如故。臣始而吞聲。旣而痛哭。不意奴勢如此。國勢如此。而中國之泄泄沓沓。仍復如此也。已而思之。聖天子深居九重。三四大臣。養尊禁近。塘報旣不足憑。人言又不易達。安所得闡外之情形。而洞燭之乎。臣是以不辭煩聒。不避斧鉞。據其所聞。一一上告。不敢欺隱一言。不敢粉飾一字。用見奴酋之賞罰如此。嚴明而我如此之縱弛。奴賊之兵勢如此。強盛而我如此之衰微。奴無一刻不思謀我。間我而我以格套自蔽。奴無一日不思持我。薄我而我以延緩自愚。河東十四衛之生靈。可惜盡爲膏血。遼左

皇明通志卷四十四
數百里江山可惜盡棄腥羶薄海內外金甌玉燭之職方可惜感此一隅。祖宗二百餘年櫛風沐雨之天下。可惜忽焉搖動。倘怒臣狂愚。鑒其誠悃。天子儆惕于上。群臣奮勵于下。如救頭燃。如援嫂溺。神氣大振。撻伐用張。保河西卽以保山海。保畿輔卽以保神京。保神京卽以保天下。凡一切征兵繕餉斟酌于遠近。緩急之間。臣雖萬死。猶賢于生。伏乞皇上果斷乾剛。自爲社稷計。不惟臣死不朽。卽舊經臣亦當含笑入地。疏入。上曰。張思任旣悉遼左情形。該部作速擬用。

命三法司執審

防素酋

二十七日大婚

勅各邊督撫移鎮照議。任信地揚兵往來。并定期限。聞警疾至。

命司寇黃克纘暫署戎政。協理東事。

三十日文武命婦奉詔朝。皇后于武英殿各上

箋慶賀。禮成賞賚有差。

磔大逆劉保于市。保遼陽衛人。舊爲兵部長班。再跟

遼中道。撫素與李永芳通好。每月傳遞邸報。至是事

磔大逆劉保于市

露被獲伏誅

五月

冊立張氏爲皇后

諭免經筵時以天災故也

兵部遵 旨傳宣照得逆酋狂逞連陷藩遼 聖天子赫然震怒決計除兇調遣精兵四十萬厚集河西何敵不摧乃至 天討之方張復得 天心之默相捉獲通夷提堂官劉保伊子劉于翰等潛伏肘腋之地暗結猥羶之奴假郵筒而輸我情形利虜財而爲彼窟穴詭言誑惑包藏禍心蓋載難容神人共憤是

用凌遲處死傳首三韓黨與妻孥以次誅戮再照軍機秘密原未抄傳紙上空言何關 廟算今劉保悞以邸報爲奇貨而李永芳又悞以朝報爲秘謀小醜無知自干 國憲爾官軍民人等尚宜同心敵愾并力緝奸無蓄反側之情同罹赤族之律有能懷忠抱義設計用奇斬李永芳等首來獻者賞十萬金封侯伯首首來獻者賞二十萬金封國公如李永芳斬奴酋來獻者亦待以不死仍加官職其西虜諸部能斬李永芳與奴酋而來獻者加賞加封仍盡與酋之地信賞必罰明服我武之維揚化佞歸忠立見元兇之

冊立張氏
爲皇后

皇明通紀卷四十四
授首特此榜諭衆知

上諭戶部軍需動請內帑危言抗辭不思自己職掌
國家經制卽如遼左新舊兵餉先後分數從未清查
目前諸需酌量補湊都不計算祇靠帑金豈成政體
朕念遼瀋變起倉卒防援諸費事多創加一時措辦
不及已經二次給發茲再發帑金二百萬兩給發該
部公同確訂陸續支銷務當實用其額派餉銀並積
欠至數百萬作速督催巡撫司府各官除任俸停陞
例陞併急公完解的仍移咨吏部分別旌罰斥陟務
在必行該科仍不時指名查叅奏處

贈馬德澧太常寺少卿

贈李德陽南戶部尚書

徐光啓上封事

少詹事徐光啓上封事曰鼂錯曰器械不利以卒予

敵也卒不可用以將予敵也今之兵將皆明知以我
與敵誰肯向前臣以爲廣寧以東一帶大城只宜堅
壁清野急備大小火器待其來攻憑城擊打一城堅
守必不敢驀越長驅數城堅守自然引退至如都城
固守尤爲至急京師固本之策莫如速造火炮欲以
火鏡勝之莫如光祿少卿李之藻所陳與臣昨年所
取西洋火炮欲以有捍衛勝之莫如依臣原疏建敵

萬全無害之策莫過于此

臺以護鏡以鏡護城以城護民萬全無害之策莫過于此若能多造火砲如前法建臺數里之內賊不敢近何況仰攻乎一夫之強可當雄兵數萬此非臣私智即西洋諸國所謂鏡城也此功一成真國家萬世金湯之險不止一時禦寇之利也

御史畢佐周奏請大發帑金

冊封王良妃段淑妃

冊封王良妃段淑妃妃父王學純段黃葵食錦衣千戶俸

陝西道李達請嚴禁內操

祠劉綎諸臣于死所歲時致祭

賜原任日講官袁宗道府尹王三才巡撫郭子章祭葬

議優敘原任按臣張銓父現任藩司張五典

督臣文球咨送投降降夷人二百八十名轉發西鎮安插御史江秉謙糾之謂降夷二百八十名入關便逃四十此四十夷人今在何處作何勾當文球圖外事權在握未聞其如何運用如何拮据收納降夷復蹈表應泰之轍此何心哉伏乞勅下兵部將降夷或殲之境上或驅之塞外必不可畱之腹心

吏部都察院接出聖諭朕自覽文書各部尚書侍

郎等官、杜門請告、在衙門辦事、止左都御史及新任
本兵尚書二人、豈成政體、適覽遼東巡撫王化貞奏
賊夷謀犯河西、情形最急、一切防禦無備、各官如何
尚未到彼、着卽查照原擬奏請、一一督發補任、奴酋
一隅小醜、任我一二叛人、逐日聚謀乘隙、思逞、乃我
堂堂天朝、濟濟卿士、大臣畏憂譏讒、動思引避、小臣
挾私逞臆、巧肆排擠、忍令朕躬焦勞、坐視封疆淪棄
國家優禮臣工、兩朝覃布恩渥、卽其祿位已至于
此、撫時省躬、能無悚慄、輔臣劉一燝、已着宣諭卽出
尚書周嘉謨、黃克纘、李汝華、王佐、侍郎臧爾勸、鄒元

標、僉都王德完、并各衙門大小官員、卽出供職、不得
論是辨非、奴氛稍平、危疆方復、再聽高尚、以便身置
再任紛爭、以快恩怨、此時暫罷私鬪、專意急公、位居
大臣、或因指摘、止就事辨明、不得輒託疾言去、小臣
卽隨時糾正、亦只靜聽處分、不得違章求勝、務殫力
協心、輸忠盡職、其濟時艱、如仍前抗違、國典具存
定以無禮大不敬論、決不輕宥、該部院一體傳諭申
飭施行、故諭、

冊封宗藩吉肅代益德魯蜀周崇等府

巡撫王化貞奏爲賊謀愈迫、我備全虛、懇乞 聖明

亟勅該部多方措處以應遼急共保殘疆 疏入
命諸司如議給應仍逐款立限嚴督毋致稽悞
命御史游士任延訪奏內諸人招募徐淮精銳
御史蘇述請普示包荒奏辨參熊廷弼回藉聽勘諸
言官無罪

吏部遵 諭將原論熊廷弼科道等官開寫馮三元
張修德魏應嘉姚宗文 上曰這查議熊廷弼更換
緣因及開寫御史馮三元等原本倡議遼事直攻廷
弼解任回藉後來料理疎玩遼瀋相繼陷沒斷送無
萬生靈慘毒異常深為可恨可憫朕心日夜不寧故

着查議處你每部院大臣當時既不從公主持今又
含糊回奏且求寬解看來朝廷疆土人民海內安危
利害不若二三小臣當職情面更重大臣任怨何得
如是馮三元張修德魏應嘉扶同排擠致悞封疆都
着降二級調外任用姚宗文陰險傾陷實為禍始本
當逮問姑從輕革了職為民當差永不敘用該部知
道

宥原任司馬石星子石正奇戍從少司寇鄒元標請
也

王化貞請
亟調水兵

遼東巡撫王化貞上言請亟調水兵多調川兵長河

之險彼既未能遽來我亦何以輕往若得舟師萬人聯海上將犄角朝鮮明示進取之形陰寓接引之意奴見樓船橫海則狼顧必多遼人聞伐罪弔民則勝氣自信此事之萬全無害聲實並利者也故謂水兵之當亟調也至川兵可用已有明効必須自成一隊方竟其用故謂川兵之當多調也

逮原任布政馮盛明兵備吳瑞徵時遼事倥偬二臣先後引去撫臣科道諸臣迭糾之

加贈沈塾正議大夫沈節甫資議大夫

賜祠額劉廷潘宗顏等祠名表忠張銓崔秀儒何廷

賜祠額

魁祠名昭忠尤世功陳策祠名感忠各加祭二壇

原任遼東巡撫張銓男張道濟上言親志未酬君

恩難報願備戎行以雪國憤以復父仇請得勇士

數百千人自為一軍如漢羽林孤兒故事從諸將出

關仗威滅奴

杭城火災免春運織造

兵部都察院接出聖諭朕惟遼瀋相繼失陷河西

督撫各官倉卒防禦勞苦倍多將士官兵生者戮力

艱辛歿者死竟不泯宜有賞賚優卹茲當遣官宣諭

御史方震孺先後具奏請行著他處綵幣查照職級

皇明通紀
各于內庫領銀兩着遵前旨鑄金內給發御史奉勅
行事銀幣仍另差解官一同請去該部院作速給發
遣行故諭

皇明通紀集要卷四十五

太學臣江旭奇訂

六月

吏科倪思輝奏曰痛自遼瀋繼陷忠臣義士恨不剪
滅朝食而無奈大臣憂讒畏譏之意多而擔當國事
之念少夫既以身任天下之重焉得一去以明高數
日以來閣臣劉一燝杜門矣冢臣周計臣李刑臣黃
禮臣周俱紛紛註籍求去矣刑部侍郎鄒元標左僉
都御史王德完皆昔所稱人望者而入朝未幾歸
念頓生矣清夜以思邊檄星馳而起秋風蓐鱸之興

安乎不安乎試真出處之大義不知諸臣何所見而
來何所見而去也今皇上因遼東之急詔起熊廷
弼恨不立至眼前殲厥醜類項聞廷弼叱馭而前輕
千里而赴難已於上谷矣壯哉但銓衡堅卧人情皇
皇伏乞皇上軫念封疆勅冢臣速出視事立題
廷弼經畧山海恢復遼陽之事一以委之庶不負
朝廷簡用之恩而社稷有所托也閣部大臣受顧
命被簡召者當挺樹風節打起精神力排棄地媚虜
之議堅持澶淵淮蔡之功默釀人心世道之和發舒
直節敢諫之氣則不動聲色而作用固已遠矣區區

小酋何足道哉

敕統兵官毋許援兵譁擾地方有司務宜處置得法
大學士何宗彥入閣辦事

畿輔久旱上於宮中虔禱素服御門勅百官

同加脩省夜半其雨千里

恩廕輔臣劉一燝韓爌各一子尚寶司丞并給新釘
少保兼太子太保進武英殿大學士改吏部尚書誥
命以大婚也

戶部尚書李汝華致仕

御史丘兆麟樞政料理宜新疏曰前者兵餉并患而

何宗彥入閣
幾輔久旱

今遼疆大半失陷，則遼餉亦大半減免。所患惟兵而已。兵之所取，惟有兩言而決：調焉募焉而已。用之何處，亦只兩言而決：策應廣寧為第一策，應登萊為第二策，應山海京師為第三策。

蘇茂相舉遺直岳元

浙江巡撫蘇茂相，遵詔舉遺直。聞忠貞以備起用，卹錄看得原任都水司郎中岳元聲，力排並封之議。宗社賴以獲安，獨斥東封之非。疆場籍以底定，既有功於國家，宜亟登之廊廟。又看得已故原任南康府知府吳寶秀，丹書七年，徒與累囚對泣，黃堂兩月，頓遭稅使含沙，被逮幸爾生還，抱憤溢焉。冤切封妻陳

孺人烈凜冰霜，貞堅金石，傷心桎梏，欲詣闕以鳴冤。痛切桁楊，竟投縲而立盡。忠臣殉國，裂婦殉夫，萃美一門，照耀千古。應旌表卹錄，以勵世風。

禮臣奏請視學

初九開館纂脩 神宗 光宗 實錄始

禮部奏復奉聖夫人客氏無例，可加恩典。上曰：加恩既云無例，爾部所存是何典故？所載累朝常例，備寫來看，併此亦無。只是典章不存，不是無例，仍行各衙門備查。或如照別項恩例推廣，具奏。禮部以辛酉為龍飛首科，乞照隆慶四年例，加兩雍

中額擬於皿字號內順天暫加十五名應天五名後不爲例

敘黔省平苗功加恩張鶴鳴等有差

命諸疏題復括取緊要便覽勿冗複

經畧尚書熊廷弼疏曰事本難而視之愈易勢已急而應之愈緩着宜先而布之愈后心當同而構之愈異懇乞嚴勅中外臣工各換肺腸真心實意憂國籌邊亟計軍實早圖恢復以救危禍以寬 聖憂何謂事本難而視之愈易賊已猖決極難抵當 國家全力若兵將若糧餉若器械等項盡擲於遼陽今從新

計筭極難置辦而議者但曰守着三岔河用着西北虜而河西可無事兵馬調若干募若干鱗次雲集可不患寡有帑金新舊餉可無虞匱竭火器車營興工製造可戰有具而獨患者大將一事耳何言之易也何謂勢已急而應之愈緩夫賊勢之急固也在事諸臣一聞倣報紛紛送家眷請召募移督撫豈不皇皇而今忘之矣調兵則邊鎮發遣無時募兵則科道起程何日土兵則路途遙遠難到錢糧則兵戶爭執不休器械則工部推諉不管而他衙門之緩又無論也何謂着宜先而布之愈後以遼論則三岔廣寧爲先

皇明通紀 卷五十五
着以京師論則山海關爲先着以恢復論則廣寧登萊天津三路皆先着醫家急則治標一應兵餉戰具宜盡一時財力合諸臣精神全用於此當先緊要之着此着一定賊自不能飛起京師自可安枕而紛紛畱兵募兵築臺濬池皆以護京師爲名爭此帑金四分五裂及其要做先着則金已早盡而莫可措手又何舛也何謂心當同而構之愈易胡越同舟遇風而其心必一者自救也今中外臣工於此不但爲君父計卽自爲身家性命計亦可以同矣而部堂與部堂異有司與有司異屬官與堂官異小臣與大臣異議

臣與任臣異省鎮與

朝堂異文官與武將異以致

請討本急而阻之以爲異勞緒本就而壞之以爲異事體本定而變之以爲異情分本諧而挑之以爲異更有難於枚舉者然而諸臣又非不信心之當同也祇緣一團自顧之私意錮結於胸中而不能割各部曰且顧我衙門省鎮曰且顧我地方京師曰且顧我輦轂門戶曰且顧我局勢鄉曲曰且顧我香火甚至顧體面顧祿位顧譏彈而誰復有一付心腸爲皇
上顧封疆顧宗社也然則今日所當同心先圖者孰有踰於兵馬糧餉器械諸事者哉昨向職方司取募

兵數冊子內調兵共有十一萬三千有奇除到遼外尚餘十萬了無着落募兵十一萬二千而差官或起程或未差官亦了無着落乞勅兵部上緊設處催趨與臣應急如有失悞臣不代咎兵部職兵馬戶部職錢糧往時小小軍費安家等銀兵部權宜協濟豈可據爲成例借遼東額餉歲計八十萬今地方亡其大半而十四萬援兵尚存殘兵數萬所餘餉銀何在又半分其帑金何爲者乞勅戶部上緊與兵部通融措處以便調遣與臣應急如有失悞臣不代任咎至於大將及偏裨之謀勇敢戰者委難其人今臺省

皆以登壇爲言必胸中皆有其人而非漫然空言責成臣部者乞勅兵部發單分送六科十三道及大小九卿各衙門各舉所知或堪大將或堪偏裨一一疏名付臣隨材使用而有如不肖用不能用者則臺省執筆議其後臣嘗嘆河東之事會繇人情以難爲易以急爲緩以後悞先以同伐異職畧舉四端爲諸臣提心開眼然亦晚矣及今立從難處急處先處同處下手做去而勢已過重時已難返若再因循不改舊套臣有不忍逆覩者

經畧熊廷弼請添設監軍諸司併保繫臣高出上

命部院議復

禮臣請加恩 神廟昭妃以選教 三宮功也

上以貢途壅滯當酌爲疏通恩貢命照 皇考例再
考一次歲貢照舊行

南科徐憲卿條上入 覲事宜免 朝之數當寬糾

擾之罰當重違限之法當嚴至於署篆之人速當議
定署印之考速當議行

停御史張捷俸以劾輔臣才庸手辣也

降原任監軍高出二級胡嘉棟四級戴罪立功

禁抄傳私書揭

雲南道李日宣題爲天潢之后宜賓 至聖之後須

達奏請宗生有科舉至二十名以上者許於本省加

額中式一名以示亢宗盛意 先師後裔於省額中

式外加舉一二人以攸崇 聖學 上曰宗生聖裔

中式名數各加於額外勿拘定人數致滋多礙

上諭內閣朕覽奉聖夫人客氏而奏屢辭出去是朕

留爾等有何權賄勿生猜疑爾侍朕勤苦撫勞有知

且歷代 皇祖俱有聖母保護今朕尚在冲齡三官

年幼時賴調護爾辭待 皇考妣梓宮發引神主回

京奉安畢擇日出卿等傳示各衙門不得紛紜瀆擾

特諭

七月

嚴禁匿名文書

降原任按察使高出爲山西副使廣寧監軍

准覆試舉人張世偉照常會試

遼東西路監軍參政邢慎言中路監軍副使錢士晉
南路監軍副使梁之垣天津監軍僉事胡嘉棟登來
監軍廉使楊述程

遼東巡撫王化貞奏曰奴之謀犯廣寧非一日矣據
回鄉報稱只在六月盡七月初分兩路入寇又報稱

要從黃泥窪直趨廣寧又稱奴酋欲待九月後各叛
將說趁今廣寧兵馬未集容易成功今抄花所報果
于張義竝進兵以二十五日上馬矣其遣人于宰賽
妻所借放宰賽爲名以要西虜并覘之耳抄花雖與
我合然劫于奴之積威各部未集不敢逆奴顏行奴
之西行誰其禦之出關之兵聯絡河上若不足恃黃
泥窪一路至少亦須三萬臣屢請不得招集遼兵
近二萬皆須馬匹甲仗臣屢請不得除工部先發
者俱不堪用近請堅好甲仗又未知何時發至原
議雇驢馱送至遼今皆及關而返關外驛遞疲累運

送不前卽臣欲待而奴不能待也伏乞 皇上勅下
該部速催援兵及甲仗馬匹星夜進發以濟急用并
催熊廷弼速行出關調度蓋奴與李永芳之所畏者
惟廷弼一聞其出關必趨趨而不敢進兵亦不敢逗
遛中外同心協濟而遼猶可爲也

禮部傳奉 聖旨奉聖夫人客氏准照 皇祖戴聖
夫人余氏例伊男加升錦衣衛指揮伊夫照子贈官
給與誥命

御史劉蘭等公疏竊惟國家有隆施之恩使恩斬于
禮之內則恩薄而禮亦未愜亦有一定之禮使禮濫

于恩之外則禮失而恩亦不暢故恩與禮宜兼盡情
與義宜相當則今之議待奉聖夫人客氏是也方

皇上初登寶位怙恃無親惟客氏是賴大小臣工莫
不推調護之功今幸釐降之儀肇舉闕雎之慶方新
則 宮庭之內有 皇上主持於上 中宮佐贊於
內足以侍朝夕而奉起居清嚴之地似亦無所容客
氏佳足明矣聞 皇祖大婚之後保姆卽令出宮則
舊例不可不循也客氏卽云勤慎顧可恩禮所重權
勢歸之則嫌疑不可不避也傳聞客氏但欲資財饒
富一切身外名利俱係常物則止足不可不知也其

正足不可
不知

皇明通紀 卷四十五
家已膺錦衣之榮其秩亦隆夫人之號酌報既已滿足臣子何敢言功則退遜不可不早也

通州報宣大調兵宵遁數百人 上命巡撫王國禎設法召回仍行經過地方緝解纍首正軍法領兵官一體重治

大學士韓爌以黔捷傳恩具疏辭不允復上言曰苗功叙賚歲月分明蓋軍興之始未經小帥之出山暨凱奏之時尤爲株守之閑老功非所及居之其何以爲名心所難安辭之亦非以明讓伏望 皇上俯垂鑒照榮逾寵私矣

上諭兵部朕念經畱各尚書熊廷弼特膺新簡奉 聖專征宐重事權兼隆禮數專勅各賜勅書一道尚方劔一口將士不用命者副總兵以下先斬後奏兵餉額解經費外特發帑金以佐軍需且起行有日賜大紅麒麟一品服紵絲四表禮銀四十兩仍賜宴都城外五府戎政部院堂上掌印官陪餞其隨行領兵將官紵絲一表禮銀二十兩下各軍每名銀二兩卽于前領帑金內領發卿部可傳諭行
經畱熊廷弼請精揀京營選鋒 上曰卿行標下需兵營軍選鋒久經訓練當有紀律聽卿會同總協分

棟各官併廩糧優厚等事俱如議俟兵到標下補足各軍仍撤還京營以實禁旅陳良弼素得軍心着一同加意選發不得以攝事自諉

京營協理李宗延言練兵不如恤兵

從經畧熊廵弼請傳國以原官駐廣寧理新餉

御史董翼孔廟追祀議議曰竊惟古今道德之極莫

盛於孔子粵自漢高帝迄宋初何代何君不知有孔

子而牲帛謚號止及孔子之身未及孔子之先也

肅皇帝禮樂中興方用輔臣張璠議詔立啓聖祠

祀叔梁紇配享從祀濟濟一堂豈不稱殷禮哉獨是

古今道德莫盛於孔子

肅皇帝禮樂中興

加恩所自僅及其父進之而伯夏又進之而防叔俱

泯泯無聞臣實傷之臣謂防叔伯夏合照叔梁紇一

體追封奉祀壇宇無用別營第就啓聖祠做同堂異

室之例增設二龕以防叔處中伯夏處左叔梁紇處

右或並稱啓聖公而以世次別之可也或並稱公而

以世次別之可也或並稱公而酌定二謚以別於啓

聖可也此禮舉而朝廷之崇報孔子又寧有缺略

而不周至者乎抑臣尤有說焉契為孔子遠祖堯所

使為司徒敷五教而遜五品者此萬世教化之宗也

孔子道統所自來也視稼穡之稷教養開先並垂永

契為孔子遠祖

賴應與功臣祭典以湯武之故不便配享遂淪沒而不祀何耶臣按大魏禮契以后稷配春秋尤兩有事焉而明倫如契教化所昉獨無處與明禋之末何草也臣謂帝王廟傍宜有一祠別祀稷契如謂稷已與配別祀所著一契又不宜有祠請詔闕里爲之祭丁分官致奠如啓聖祠禮則功臣祭典之罅補塞而無滲漏而聖學淵源亦不至滅沒而無聞矣大學士沈淮上言乘時因地小試上曰卿召募材勇捐貲獎率前來具見爲國忠猷朕心嘉尚收管訓練授職統領及糧餉等事該部作速議覆

丘雲肇陳破虜十策

原任長蘆運同丘雲肇憤逆奴之猖獗敬陳破虜十策一曰定車戰行則布八門以爲陣止則環周匝以爲營車上設鐵籬以捍矢石下設鉄裙以衛人足一曰設地雷預置火砲數十埋于地中陰以竹竿穿引藥線寇至則遠蕪藥之線頭以潛通地雷一曰立迭陣以長鎗居前次最強弓次最強弩次神臂弓更番迭射此與車戰相爲表禮一曰掘陷坑一曰毒河水一曰用火攻一曰用機軍遼東平原易地輪轂易行預使木工造兩輪兵車數十軻安置火砲於前一砲可藏數砲點運一機使逕自推入賊營砲石亂打打

畢復回安砲再打。打畢又回。不用人而車能往返。運轉晝盡一虎以潰其馬。夜豎一人以駭其軍。一日用陷板。一日設伏兵。一日用夾攻。朝鮮爲東藩。第其兵力微弱。不足仗以制奴之死命耳。臣以爲命用驍勇上將。將數千精兵。浮海至於朝鮮西境。扼奴酋之後。以撓亂之。多帶餼糧。勿騷藩國。揚言一路取開原。一路取鐵嶺。一路取遼陽。瀋陽。使奴瞻前顧後。疲於奔命。

兵科酌議。豫備援兵。協濟驛遞之法。夫援兵。惡其擾也。驛遞。恤其疲也。通州以東。援兵輻輳之路。未有師行路處。而不突入民房。未有豺狼入室。而不肆行奸掠者。故經過地方。廠棚不備。水火不周。罪在州縣。倘廠棚備而故擾民居。罪在兵將。

南臺御史王允成論司馬崑克纘。定鄭穩山盜內寶一案。生死不同。又辨焦源溥振綱常一疏。刺謬特甚。遼東卹脊御史方震孺奏。河六不足恃。遼十有可乘。經畧熊廷弼題用原任主事劉國縉。起升登萊招練副使。佟卜年。升登萊監軍僉事。推官洪敷教。升職方主事。經略軍前贊畫。

慶陵工報竣

降太監王安為淨軍

出田詔劉朝劉忠陳應科於獄降為奉御外家閑住
降太監王安為淨軍看守南海子墻舖
南兵主事何棟如陳水火二軍火軍車戰也水軍海
船也

兵部接出 聖諭朕唯薊遼屏衛京師向為九邊重
鎮尚書王象乾以本兵行邊住麾薊鎮行總督事責
任事權並重體統禮數宜優一切事宜具勅書中除
諸鎮額供并召募新餉急為督發外仍給帑金十萬
兩以佐軍需賜大紅蟒服一襲紵絲四表禮白金四
十兩仍賜宴兵部各部院掌印官陪餞以寵其行該

部可傳諭各衙門遵行

經略熊廷弼請申明經撫職掌 上曰經撫職掌雖
分各兼軍務三鎮撫臣除大關竅處與經略商求濟
妥其本鎮應行事務隨宜專制不得諉卸以重責成
韓王助餉二千五百兩 上嘉其忠義

韓王助餉

起用原任延綏總兵蕭如薰到京面 恩賜酒飯
原任遼東巡撫薛國用病故
河南道謝文錦請疏通言路

八月辛巳

上諭兵部陝西四鎮係衝邊要地秋防最宜加謹該

皇明通紀 卷四十五
部便行文督撫等官嚴督大小文武將吏用心防禦相機戰守毋得疎虞

廢名臣海瑞子海晏入監

刑部侍郎鄒元標請卹既死諸臣

初五日順天鄉試以皇陵襄事故移期也

初六祭月夕壇

鎮江奇捷

鎮江奇捷先是遼東巡撫王化貞塘報據標下練兵

游擊毛文龍報稱於五月十一日蒙差委帶領軍丁

二百餘名赴河東等處招降叛逆恢復疆土准以便

宜行事至三岔河撥民船四隻行至娘娘宮候風十

六日方得長行二十三日方至猪島上岸人民盡空

房屋燒毀止遺無主牛二十餘隻當日犒賞軍丁詔

七月初一日猪島外洋獲民船一隻水手二十名船

頭李景先原係鹿島住民願隨報效因與千總憲劄

初四日至廣鹿島先令李景先進島探聽訪知島官

胡可賓等奉虜差委搬運牛馬糧食勒取寡婦閨女

逼民剃頭卑職差守備蘇其民率領官兵進島捉拏

島官胡可賓等安撫一百六十餘家民丁七百餘名

地方七十餘里初八日至給店島差千總張繼善等

獲島官任光先安撫居民王玉等二百餘名地方三

十餘里。初九日至石城島。島官何國用盡拏民間寡婦閨女解送遼陽。逼民剃頭從夷。又將村屯女婦輪流奸污。民甚痛恨。島民王國禎遡流走報。卑職當與千總張扳等五十餘人當獲島官何國用。斬獲首級三箇。擒獲叛夷一十二人。并獲夷船二隻。銅砲三位。鐵砲四位。收下婦女五十餘人。地方五十餘里。比時有遼左衛廩膳生員王一寧。因遼城被陷。父子直往朝鮮投揭國王。借兵恢復遼左。朝鮮嘉其忠義。厚加宴禮。着令摠督防護。送其歸國。亦至石城相會。卑職急重加聘禮。共襄王事。因至朝鮮彌串堡地方。潛令

鎮江避難人民。暗通鎮江士庶。咸共響應。次日千摠徐景栢差弟徐六潛渡通款。且云偽署游擊佟養貞。選兵二百餘名。抄殺黃鬍奴山歸正人民去訖。卑職與王一寧議。謂鎮江兵止千餘。壯勇既出。抄殺屯民。城中必空。正可拏其不備。城可得也。卑職細觀事機。當在必克。卽命守備蘇其民帶領家兵一百名。要截去兵歸路。隨令千總陳忠等率兵一百餘人。卑職同生員王一寧督家丁及屯民高大等一百餘人。直至鎮江城外二十里上岸。先令守備丁文禮暗通鎮江中軍陳良策。鈎爲內應。分佈已定。鷄鳴俱薄城下。千

摠張元祉等持鎗先登。衆人一齊登城。喊聲大震。一擁殺入。陳良策同弟陳良漢等自內殺出。內外夾攻。賊盡皆膽落。四下奔命。佟養真率夷衆及家丁七十餘名迎敵。家丁章得化等直前奮擊。佟養真被擊仆地就縛。其子佟豐年及家丁七十餘人一時斬獲殆盡。甲職當卽進城安撫軍民。秋毫無犯。民皆大悅。羊酒迎勞者幾萬人。數百里之內望風來歸者絡繹不絕。甲職因以人心如此。正可乘勢進勦。但初下鎮江。屯民不知天兵多寡。踴躍來歸。後因見兵勢寡弱。人心解體。訛言嘖嘖。其朝鮮請兵咨文已經投遞。未見

回咨。催促近臣俱以待上爲辭。不肯進。伏乞本院俯念垂成之功。不可再隳。速發救兵數萬。糧餉數十萬。速赴鎮江。救兵一至。則鄉兵可以畢集。朝鮮亦必發兵助勢。鼓行而前。大功可立就矣。上諭兵部。朕覽文書。見遼東巡撫王化貞本稱毛文龍領兵恢復鎮江。當陣擒獲叛黨解來。其南四衛亦俱望風響應。化貞指授有方。將士用命。遼事漸有次第。但王師貴在萬全。機宜難緩。頃刻爾部卽便移文天津巡撫畢自嚴。登萊巡撫陶朗先。着原設將枝援遼水兵。星夜督發。從海道前進策應。其化貞調度廣寧兵馬。相機征

勲一面容經畧熊廷弼嚴勒兵將控扼山海三方協力務收全勝該部速將兵馬錢糧甲仗等項移催濟接母緩事機

上又諭兵部遼左恢復有機但兵寡勢孤昨有旨傳與撫鎮道將各官同心殫力互相應援務保前功以圖進取梁之垣着卽日領勅宣諭朝鮮分兵犄角措發錢糧及升賞毛文龍等催解馬匹車輛俱如議行禮部右侍郎鄭以偉奏曰茲者 皇考光宗貞皇帝皇妣孝元貞皇后 山陵將畢祔廟有期當定祧選之制臣部始發知單會議憲宗宜祧及接太常卿洪

鄭以偉議
遷宗安祧

睿宗以藩
入安先祧

肅皇帝不
忍以天下
易其考

文衡一揭大約 睿宗以藩入宜先祧奉玉芝宮太常題云 睿宗非繼統之君不宜躋 武宗是議改而非議祧也臣以爲不在入廟而在 稱宗不在稱宗而在稱考不在稱考而在承大統既承大統矣可不考 睿宗乎既考矣可不宗乎既宗矣可不留乎既入矣可逆祧乎 肅皇帝不忍以天下易其考遂創千古不經見之典 宣宗當祧先臣陸樹德亦上疏請先祧 睿宗天下非不韙之乃 累朝終順祧而不改亦不忍奪 肅皇帝之心以成一順不獨本于情限于序耳况序不及之時先祧子而後父于跡

陝西產麒麟

皇明通紀卷之五
欠順于序稍違。無匡於人而反紊。祧序若謂毅然改正。書之史冊爲美談。夫易有幹父之義。而尚書無改祖之訓。矧制出神聖。垂之數代。而以愚賤酌改。匪夷所思。實於明倫大典無着落。臣是以寧不願有知禮之名。而不敢信經而疑制。臣籌度數四。心有不。敢卽謂天理。請以此議與太常議並存。以備聖明採擇。上曰。此奏考據詳確。禮制益明。奉祧廟室。仍照原議。

陝西產麒麟。鞏昌府會寧縣原川里關寡婦家。十二月初二日戌時。光焰起野。家有黑牛產一犢。渾身是麕。徧體班文。天成鱗甲。連叫數聲。婦不知以爲怪也。擊之而死。欲瘞之於土。一老人以爲神物。取而供奉。如神禮。凡四閱月。體絕不腐。臭。府守知爲麟。擇地置塚。祭禮葬之。以聞。

市馬宣大

詔免行刑

命順天巡撫移鎮昌密

給奉聖夫人客氏墳地二十頃

經畧熊廷弼報於七月二十日抵山海關到任

贈汪可受兵部尚書廕一子汪道春入監

奴襲金州

升授王紹勳鎮江副總兵為主將毛文龍升叅將為禪或駐義州或即駐鎮江聯合南衛東山觀望進取經畧熊廷弼奏汰退不堪援軍發回另補併從實叅處以警欺玩以救危亡

奴襲金州奴賊聞我聯給朝鮮遣有專官設有重兵而旅順實登津之咽喉南衛之門戶金州又切近登萊是以發兵戮之以隔絕往來之路

二十二日祧廟是日順天鄉試放榜鹿鳴宴改於

九月十六日因襄事故也

二十七日光宗貞皇帝孝和貞皇后梓宮發引

二十九日梓宮至沙河

贈全天敘禮部右侍郎廕一子

廕劉日寧唐文獻各一子入監

九月

地裂湧血

地裂湧血廣西肇慶府六月十七日有西門外王體

積家店前廳地上微拆處血水噴出加灼突泉狀色

鮮紅氣腥穢遍地皆溢體積賦足視立于旁血射其

身并其足傷數處地方人共掘深至四尺餘下皆水

並無別物

梓宮奉安陵殿

御史王心一奏曰臣聞明主恩不先於至近賞必加於有功不幸遼左破敗三軍之士拋妻棄子披路眠沙枕戈待旦經撫按道莫不臥不解衣食不重飽以拮据於青嶙白之間則朝廷凡有慰勞存恤宜莫先于遼之文武將士近見明旨一則謂奉聖夫人客氏保護效有勞績着戶部速行擇給地二十頃以爲護墳香火之用一則謂魏進忠侍衛有功着工部於陵工造成敘錄在內臣以爲我皇上先左右而後疆場重懷宮中之私營而不念邊臣之積苦聖德無瑕忽有此累則不便之甚况梓宮未殯先

忠臣愛君
必防其漸

規客氏之香火陵工告成而強入進忠之勤勞於禮爲不順于漸爲失宜臣聞忠臣愛君必防其漸乃臣猶未及深言其漸也臣近讀撫臣王化貞遼事甚難疏中大帽短衣幾同行伍泥頭土面有類塑人等語深爲之憮然又接得按臣方震孺書有云自來無逐水草而居之按臣惟有戮力行間身先士卒期熱血之早洒以謝知己而已臣又不覺爲之泣下臣意以爲皇上聞此光景必且戚戚動念正宜抑宮中之賞裁左右之恩特發明旨遣使賞金急乘誓師之會一示不測之恩則三方將士皆知挾纊投醪四

衛人心固不披雲就日，奴之滅也，何日之有奉聖
旨，這奏內奉聖夫人護田墳畝，前有諭旨，念阿母比
例不同，增數不多，如何又來激聒，遼東文武將士披
路眠沙，朕豈不念，發帑犒賞，隨依所請，有何吝惜，且
內廷恩澤，與闕外大計，有何干涉，輒乃牽引瑣瀆，不
諳大體，姑且不究。

聖治以堯舜為宗

御史姚應嘉上言：聖治以堯舜為宗，聖孝以繼述
為大，請遵遺命，親賢勤學，立政安民，出入起居之
必慎，左右侍御之惟謹，即為堯舜之實事實功也。
僉都御史李宗延劾兇橫內使李添祥、王昇，命降

級調用。

免湖廣災傷田租。

鎮江復陷

鎮江復陷，據原差同叅將王紹勳等報稱：廣寧差去
都司毛文龍先在鎮江等處擒殺偽官，被賊首大發
賊兵三四萬來鎮江，毛都司走入朝鮮去訖，被難遼
民無數，哭聲震地，咸稱達賊已于二十九日將鎮江
等處男婦一槩屠戮，燒毀民房，不知其數。
遼東巡撫王化貞催請盔甲車輛，及借援兵馬，上
命該部催發。

戶部侍郎王德完奏言：時僅深秋，大雪驟集，宜亟

請旌戰死
之將張神
武

發帑金 賜衣帛以恤征東將士

遼東巡按方震孺請特旌血戰誓死之將張神武
上命本兵議復

按張神武當遼瀋既陷零騎渡河明知必無濟而
不肯退步即所部二百四十人明知神武之必死
而不肯潰敗則非獨奮不顧
身其忠義字結更有足多者

三方布置
有名無實

經略熊廷弼三方布置有名無實疏曰自河東蹈亡
策遼者專欲取進于河西一路有巡撫兼經略之議
而臣方倉皇從山中來不知也更端而議三方控制
不虞僉議為是仍即用職及巡撫臣言山東緩地不
宜增兵又見催水兵出關疏若皆以津門為緩臺省

言山海不能遙制廣寧是三方雖設而于遼無益也
臣於此處極費躊躇欲徑請撤登津兩路仍還廣
寧但眼見鐵山鎮江長山島諸事而謂於遼遠者皆
能發兵策應而廣寧反覺照管不前似乎三方之設
非真於遼無益者欲仍舊貫而前項內外之議論意
見又種種如彼臣實不敢任此變局重擔臣自廣寧
行時與撫臣約曰虎酋大兵果至我自不得不應當
遣人往監其師道長安堡攻其北而我渡三岔河以
攻其南此進之說也如虎酋事尚未諧且自據堅守
以待明年春夏之交砲車甲仗造完各鎮兵馬來完

津萊策應備完三方並進一鼓直前西虜助與不助
 皆可不必此守之說也如眼前決主進而車馬甲仗
 屢催未至何所恃以為進戰之具撫臣已明明有揭
 矣如決主守而西虜果至我且得不應乎今樞臣曰
 撫指秋盡奴賊精汰簡練從容整備我待其來必無
 幸矣此決主進者也撫臣曰此時過河我氣自信雖
 少可以成功若待賊來人心慌懼雖多亦不能守此
 又決主進者也夫奴從容整備已數十年於此坐待
 賊來固無幸而待賊以毫無從容整備之我以往獨
 有幸乎凡此皆愚昧所難決臣願樞臣虚心以待撫

臣之自決耳

皇明通紀集要卷四十五終

三十一

三十一

